

怦然心动的那一刻

□邢 俭

时光荏苒，一晃52年过去了，让我怦然心动的那一刻，就发生在1964年9月15日中午12点。赤峰二中的青年教师们上完第四节课，都集中到食堂就餐。我们外语组的几个人，总是习惯性地坐在进门的第一张圆桌吃饭。不知那天刮的哪股风，把语文组的罗忠义老师也刮过来了，他笑嘻嘻地拍了我肩膀一下说：“邢俭，你真了不起！竟能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散文，在我们这儿作家都少见！”我马上惊呆了，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原来心里天天盼着那篇文章发表，现在得到了发表的确切消息，那是在《人民文学》11月份的目录上见到的。显得突然了一点，当然也是大喜过望了一点。我脸马上红了，心跳加速，可能血压也升高了。也许这就是我曾经在写文章时用过的成语“怦然心动”吧。

这件事能记得这么清晰，是因为童年有一个当作家梦。大学还未毕业就能在全国最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对现实这个梦想来说，该有多么重要啊！回想起1959年参加高考，当时在全国高考录取率不足5%的情况下，我收到了重点大学的通知书，都没这样怦

然心动过。

1963年5月，大学毕业前我在呼和浩特一中实习。记得那是个星期天，我的创作伙伴乔澍生来找我：“青城文联主席黎丹大姐打电话来，让我俩下午去开座谈会。还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俩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崔道怡先生来征稿，这是难得的大好机会。能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文章，是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事……”

崔先生的话说得简练干脆，来青城的目的就是征稿，急需一些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，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佳作。与会者都即兴发了言，并报了自己想创作的内容。我们俩说些感激编辑部关心文学青年成长话，表示要写一篇反映毛纺工业发展，蒙汉回三姊妹在毛纺战线上的先进事迹的文章。以后我们拿着青城文联的采访介绍信，常到呼和浩特第二毛纺厂去采访。厂工会主席巴特非常重视，带我们去各个车间参观，介绍厂子发展远景。我们选定了长绒毛纺车间。因为那里有位令人钦佩的大姐党梅，她是6年前从上海支边调来的，现已带出两位好徒弟：牡丹和小陶。一蒙一回，加上师傅，正好应题《蒙汉回三姊

妹》。初稿刚完成，我就毕业了，被分配到赤峰二中。后来定稿和投稿都是由乔澍生同学完成的。

乐极生悲这话一点不假。这顿乐极的午餐，罗忠义先生的几句话，哄扬得全校都知道了。没过几天，同寝室的胡坤老师对我说：“前几天校党支部开会时，组织委员王玉说，以后老师投稿，不给开介绍信，那是不务正业。”原来在大学读书时，不存在这种情况，现在发表一篇小稿比登天还难。

“活人不能让尿憋死”，这是我对象听到这事之后的第一句话。你的稿子用笔名发，通信处写在我单位，我让人事干部开证明。自此，我在《青海湖》《辽宁日报》《东方少年》《贵州山花》等等报刊上发表文章，用了钟声、金钟、金戈、师哲，秋水、时卉等50多个笔名，创作难，发表文章何尝不难呢？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罩在人们心中的乌云，被党的政策之风吹散。原来的党支部组织委员王玉也当上了赤峰二中校长，还为我、罗忠义和戴约瑟3位专门成立宣传组，为我校的教育鸣锣开路。赤峰二中的名气之大不能不说与这个宣传组有关。

在我8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，不止一次遇到怦然心动的时刻。如我给学辅导俄语，高考总分100分时，杨静同学考了97分，全内蒙古第一名，受到学校和教育局的嘉奖；总分150分时，我教的黄曼同学考了147分，全内蒙古第一。这两次也怦然心动过，但都不如1964年那次，因为那一次才真正算得上怦然心动。

博客视野

净月遐思

□杜 波

八月 在净月潭岸边
腾起的一滴滴水
就像一汪汪追梦的诗
清凉而夺目
在净月潭的水中
洒过来 洒过去
低头 我仿佛看见了一场青春的期许
倒映着 风尘仆仆的光阴与流年
风景之外 时间很轻 无声无息
远处 鸟鸣声淅淅沥沥
正如丢失的记忆
在凸起的声音里
无意中进入秋的意象
看 云朵正飘过天空 空到极致
像是神的默许 我隐秘的祈祷
被风吹过 竟无处躲藏
而虔诚的眼神
悬挂在空旷而透明的天空中与季节对望
秋 飞身一跃
就静立于净月森林边
那飘落厚厚的树叶
多像这个季节一封封信笺
铺满大地 寄给远方

就像冲出了
篱笆围起的樊笼
把心绪
放飞于穹庐之中
看哪
这淡淡的云
点缀这蓝蓝的天
一切都有了
渴望放纵的理由
我陶醉这锦绣的橙
诱人的绿 还有
那望不断的飞翔
这一刻
都聚拢在金色的梦中
闪烁出
生生不息的光影

乐享旅行
沙晓峰摄

金秋赋

□孙长胜

原野上的风
裹着醉人的体香
缭绕了
满眼的青纱
和丰饶的色彩
当大地再一次
拥抱起
炙热的阳光
你的绚烂
便成熟了秋的魅力
我追逐起伏的稻浪

嘴和眼睛

□史万忠

大庭广众之中没人说话，只有嘴和眼睛在大声吵架。这事说小就小，说大就大。眼睛怨嘴口气越来越大，不像从前那样和它说话。嘴怨眼睛越来越往上看，目中无人不愿意搭理它。“原来你嘴可甜了，先笑后说话。自从你当上官，就不会好好说话。”“从前你眼睛也没毛病，视力一

点都不差，自从你当上领导，咋就不认人了？”“我嘴和你眼睛是同一根藤上的瓜，为啥你高官得做就变了？”“你嘴太不讲究了，别忘了咱俩是一个妈。为啥你当上干部就不像从前，害人不用刀用嘴就能杀。”嘴说“都因为咱俩是官迷，一心巴火往上爬，自折骨肉互相残杀，真的不像一个妈。”眼睛说“今后咱俩要眼睛向下，为百姓办事不装腔拿架，团结一心为人民服务，让千家万户都发家。”

"清廉鹤乡"优秀廉政文化作品

一场寒
露褪去了末
夏翠绿的盛
装。

历 来，
文人墨客们
都喜欢把落
寞的愁绪寄
予笔下，以
此来烘托秋
的悲凉。

虽 然 我
一 直 喜 爱
秋，但面对
秋风如帚般
涤扫过的萧
瑟景象，也
难免心生凄
凉之感。

也 许 源
于对秋的特
殊情感，这
种感觉仅在
心头片闪即
过。

即 便 如
此，我依然
钟情于秋。

这 份 钟
情不仅是来自于秋对四季轮回如期
之约带来的那份薄凉，而更多的是
那种浸染金色的绚烂。

无论是漫山遍野如火般燃烧的红枫，还是落日夕阳裹着浓厚秋意为辽阔草原披上的金灿余晖，抑或是为了再次轮回而皈依泥土前的遍地落叶，都依次被秋色渲染成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图画。

亦如唐朝王绩所写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。

钟爱秋的天高云淡、秋水微激，

钟爱秋的丰盈硕果，
钟爱大自然给予秋的那份深邃
宁静与波澜不惊。

秋，永远是那份褪去狂热喧嚣浮躁薄凉中的清欢。

秋
的
随
想

戴忆湘

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

0436—
3323838